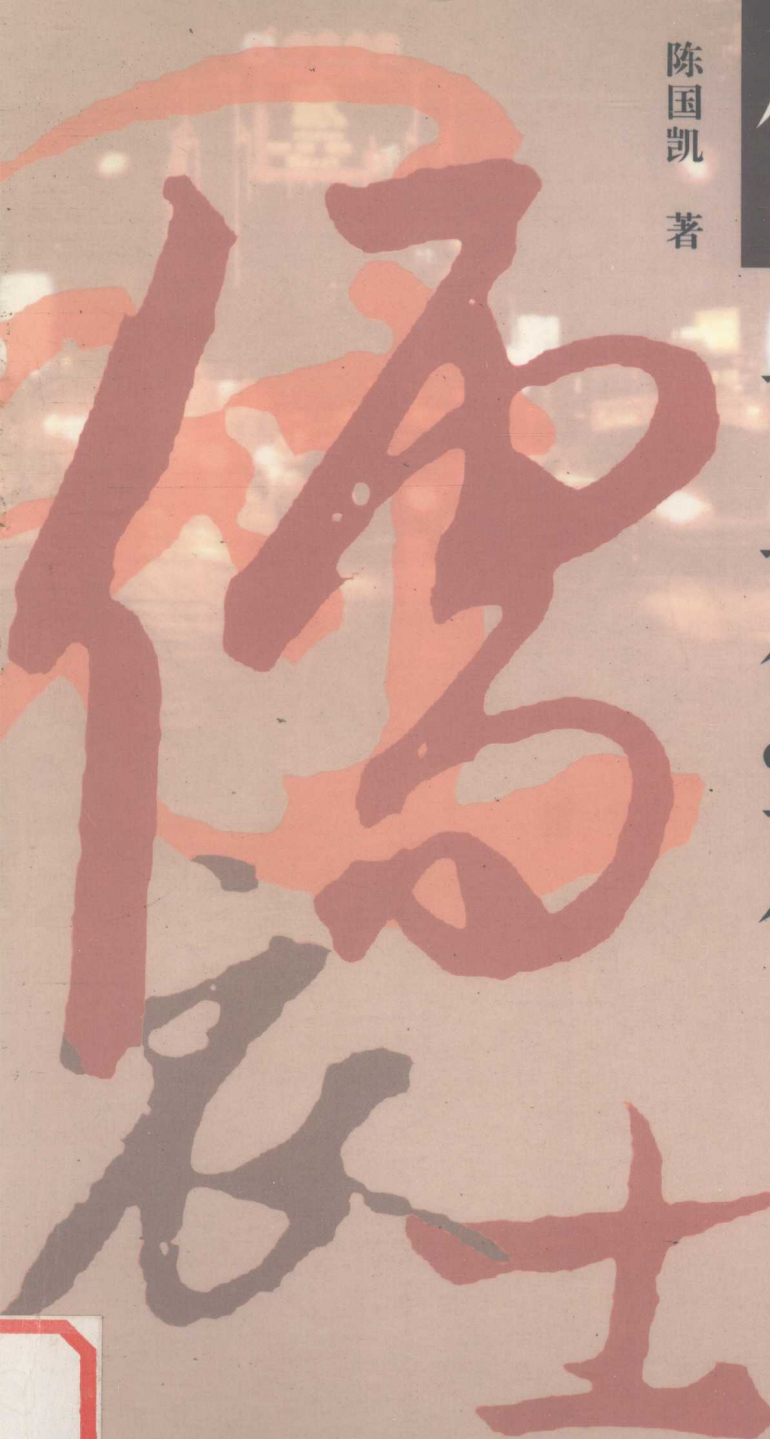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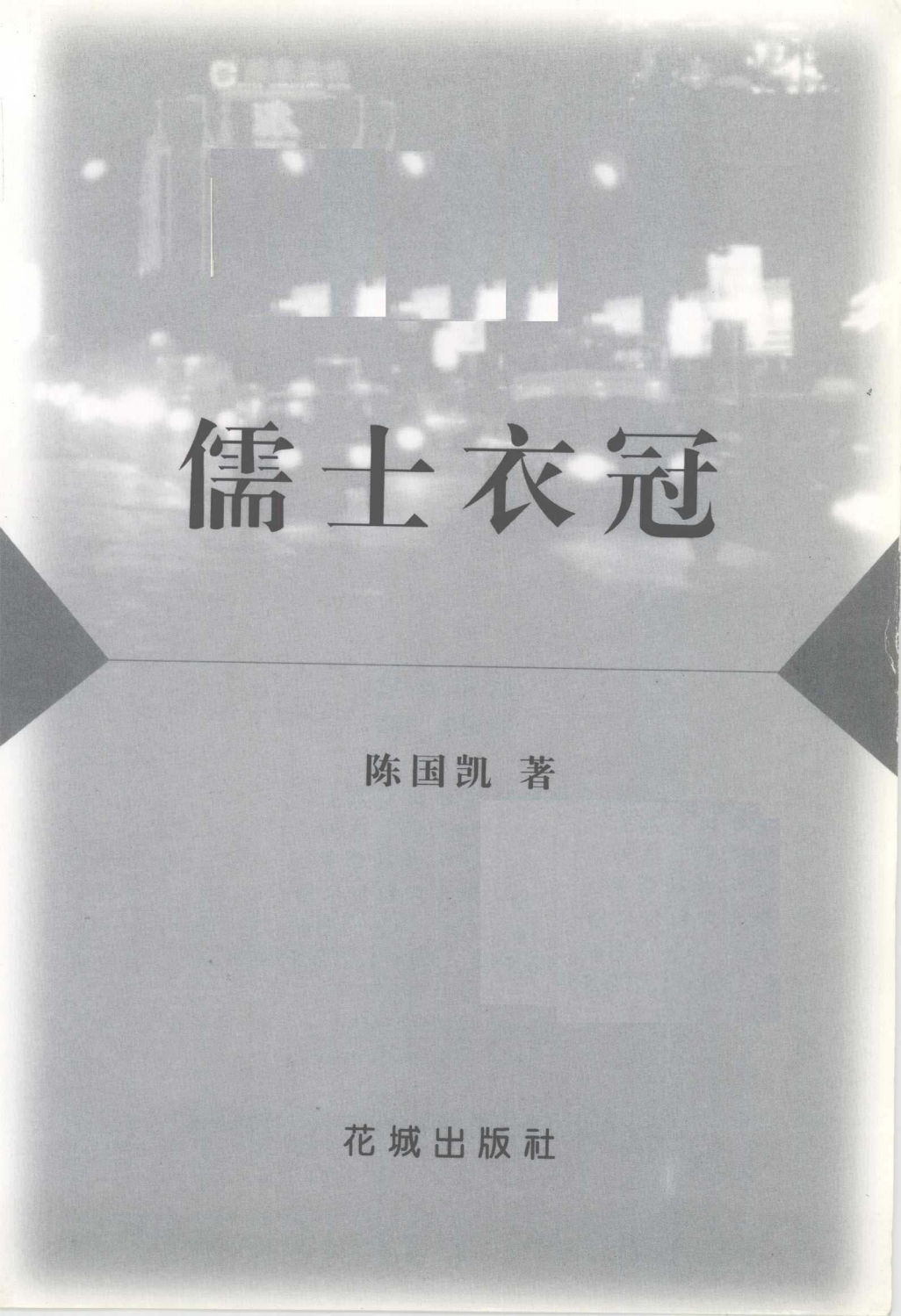


儒

士衣冠

陈国凯 著





儒士衣冠

陈国凯 著

花城出版社

儒士衣冠

陈国凯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东莞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插页 180,000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7—5360—2803—2

I·2398 定价:11.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儒士衣冠	(1)
回旋的舞步	(11)
吆 喝	(19)
软卧车厢	(28)
看 病	(40)
相见时难	(52)
周 末	(67)
都市闲情	(79)
眼 睛	(92)
麻 烦.....	(106)
当 官.....	(118)
发烧友.....	(138)
天道有情.....	(156)
股 王.....	(210)
都市奇谭.....	(221)
丁一凡先生.....	(235)
后 记.....	(243)

儒士衣冠

今天到东郊一家大宾馆办了件商务，跟内地来的几个客户签了合同。他们点头点脑跟我再三握手再三道谢，好像我给了他生育之恩，否则他们就不知如何来到人世间似的。其实我是掏他们的口袋做自己的生意，在生意场中，掏了他们的钱还让他们觉得你给了他莫大的帮助拯救了他们，这叫本事。

我吹着口哨走出宾馆在街上遛了一周。大街上是商人的天下，满街珠光宝气，连小小的发廊也装潢得极其体面堂皇。尽管他们给你刮胡子可以刮出血来。

碰见两位大学时的同学，都改行当了公司的经理，好像很发财很神气很匆忙很困惑的样子。他们问我眼下在社会上充当什么角色，是不是还在畜牧场科研所研究如何给畜牲配种？我说早就不跟畜牲打交道了，时下做些发不了大财也亏不了大钱的小本生意，日子过得不算称心也不算晦气，当然，比起他们就差得远喽。从打火机的等级看得出他们比我活得多姿多彩。

“现在有点本事的同学都跳出来改行做生意喽！”

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同学很神气地感叹着说。他如今是颇有名气的某公司的副老总。他从头到脚都像闪闪发光的名牌货，压低声音说话的腔调也带点洋味儿。他不乏热情不忘故旧地邀我有时去喝早茶，并且劝我应该换一条名牌领带。

大家都觉得活得匆忙活得愉快也活得辛苦，都感叹韶光易

逝岁月无情生活像轮子似的打转。一番感叹之后，有一位同学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我：

“你见过张老夫子没有？这老夫子迂得相当可以，不知他活得如何？”

我说一年前见过他，他还是满脑子唐诗宋词元曲，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似的。

“这老先生是好人，没用的好人。有一次我在街上碰见他，一副愤世嫉俗的模样。他大概活得艰难。他这个教授当得窝囊，现在有些会捞会扒的教授可不像他那种活法。前不久，有个副教授找我谈生意拉赞助，对生意场中那一套老练得很。看他样子是发了的……”

这事儿已不是什么新闻，儒士衣冠，商人心眼。这年头巧立名目骗钱的玩意多着呢。文界学界都有一些这种人，没什么奇怪的。这就更使我感到张老先生的古朴可爱。

大家感慨了一番。我左转右转忽然发觉前面不远是张教授的家。他还是我表舅的表哥，有点儿沾亲带故。

就近买了几斤水果，那描眉描眼娇声妖气的姑娘是个体摊贩，面若桃花又口蜜腹剑的美人儿。这笑口常开的女郎嘴巴甜得很极会做生意，好像摊档上的水果都是天上的蟠桃可以益寿延年。明知这俏姑娘一句话就是一下竹杠。我还是在她微笑的注视中掏了钱包。敲了你竹杠还使你心头舒服。她们就有这个本领。远非国营商店那些冷口冷面的冷美人可比。这就是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教授是很有学问的长者。光是他额头布满的深刻皱纹就足以说明他是非同一般的饱学之士。他由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这漫长的阶梯他爬得艰辛爬得劳累爬了几十年。他是唐诗宋词元曲之类的专家，好像出过一两本书还挂着一些别的

头衔。在这地方的学术界颇有一些名气。近年不知怎么又闯到红学研究会孔子研究学会诗词研究会挂了一些理事之类的豪华冠盖。他无疑是一位名人——鲜为当代青年人所知的名人。张教授对学术劳作的专注和认真达到令人敬仰的地步。有时为了诠释古人一个晦涩艰深的词语可以忙好些天，一直忙到自己满意为止，绝非现在有些被人称之为玩文学的哥们可比。

我从小喜欢文学，自从县文化馆编的小刊物发表了我几首长吁短叹的诗作，就觉得自己是前程不可限量的诗才，高考时我考的是文科，不知是我糊涂还是高等学府糊涂把我弄到生物系去研究昆虫蝴蝶牛头马面猪猡畜牲。一个尚未诞生的诗人就这样给一纸高考录取通知书给毁了。

我诗心未泯，每当花前月下闲愁无寄我就写诗。女同学一个微笑一声喟叹一个眼神都足以使我写一首情意缠绵的诗，因此有了厚厚的一本。凭着我跟张教授那点沾亲带故的关系，凭着他是名人，我把这些呕心沥血的诗作送给他并郑重地写上题签请他拜读，当然也有走走后门希望他推荐给报刊发表之意。

一天他约我去他家。我整冠前往。老先生大概喝了几杯，脸色微红有了几分醉意，谈起话来就轻松愉快多了，没有那种常见的名士派头。

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指出我一个语病：请人看稿不能写“拜读”，应该写“请某某不吝赐教”。他说文科学生大都有眼高手低夸夸其谈的才子习气，有的人学会了几句时髦名词就觉得有了满肚子学问口沫横飞，这种才子习气不好。他劝我先学会对人的称谓再去写诗，别再出现把“请教”写成“拜读”之类的笑话。

老先生大概看见我脸色转红而且额头开始冒汗，便转了口气，说翻阅过我的诗作，虽然还学生味太重，但总的说来，还

是有点意境，有点真诚的。不过离发表水平太远。他给了我谆谆教导：

“文学创作是很严肃很艰苦的事业。有志于此就必须花费毕生的精力才可能有点成就。任何世俗的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否则难以成器。文坛上有些为一己之名一得之利的嗡嗡营营者，都不过是匆匆来去的过客，转眼间将风流云散，乱花飞絮过东墙，长久不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老先生一脸孤傲之色。斜阳从窗口射进来使他微秃的额头也闪着光辉。

我点头点脑听完他的高论，心里老后悔那该死的“拜读”。两字之差引出他一大堆令人灰心的教导来。

离开他家，我不再写诗。看着他家里那副穷酸模样，我觉得搞文学的人也没什么了不起。何况后来我发现那些女同学对我都虚情假意，女人都很假，心中也就没有诗。

大学毕业那年，出于礼节，我上他家告别。一进门我后悔来得不是时候，老先生不知为何事大光其火，显然是摔了杯子。一生贤慧的张夫人正弯腰拾着地上的玻璃碎片，脸上还挂着浅浅的泪痕。看见客人来，她马上转换成愁苦的笑脸招呼我喝茶。我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只好站在那儿，小心地问发生了什么事。

“家门不幸，出了个忤逆！”老先生一声长叹，满屋凄凉。他让我坐。自个儿点烟喝茶。

我告诉他：我毕业了，分配到一个科研单位。他叹口气说：“这就好嘛！起码是正正经经的单位，不像玲玲，把我气坏了！”

老先生说着又上火，拿烟的手有点抖。

玲玲是他的独女，在市内一家大学念书。她长得挺俏，一副天马行空的样子，对上门的客人只是点点头浅浅一笑就进房去了。然而那浅浅一笑特有风韵。那高贵的矜持给人印象极其

深刻。这是个可以征服钢铁般男人的女郎。

“玲玲怎样了？”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真不知她发什么昏！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一个大学生，当父母的为她日夜操心。谁能想象得到，毕了业不跟父母商量就跑到宾馆上班了！当什么？当服务员！国家培养大学生是为了当服务员？！岂有此理！国家的一片苦心，父母的一片苦心全白费了！我真不知道现在这些青年人糊涂的脑袋里想些什么！简直把我气昏了！家门不幸，出了这个不肖！……”

老先生越说越生气，额上的皱纹更深了。我安静地坐着，恭敬地听着。我觉得他此时需要一个发泄心头郁愤的对象。我不停地点头，希望这种点头法能使他脸色降温，能消他心头之火。

老先生是孔门子弟，我记得孔门族规中有一条“读书明理，显亲扬名，勿得入于流俗，甘为下人”的明训。在张教授眼里，宾馆服务员这职业自然是属于“下人”了。张家世代书香，这一脉孤传不能为门第增辉，却出了这样的事，他不生气谁生气，他不发火谁发火？

我本来想说点当服务员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大道理来开导老先生，但话到唇边觉得不妥。开导名流则太不知天高地厚了。我终于无言，只是对着他不断点头。

这种点头法终于奏效。老先生的火气慢慢消了下去。他拿出两瓶廉价啤酒喝起来，也给我一杯。他以长辈的口吻勉励我到了新单位要好好干。还问起我有没有写诗。我说早不写诗了。他说不写诗也是对的。如今的诗坛也没有什么好看的。搞文学的人越来越艰难了。一声长叹，又生出深长的感慨来。

原来，使老先生上火的事还不止女儿当服务员这一桩。他最苦恼的是有一部花了多年心血诠释的书稿碰了门墙。此书原

来被出版社列入选题要出版的。忽然节外生枝。出版界的熟人向他哭穷叫苦，说现在刊物和出版业活得艰难，他毫不怀疑张先生呕心沥血之作有学术价值。甚至有可能传之不朽。但中国毕竟是文盲大国，愿意掏钱买文学书籍的读书人又昏头昏脑地迷上了梁羽生古龙琼瑶岑凯伦这些武侠言情作家；迷上了地摊上那些花花绿绿的血案奇缘手相面相江青林彪这类货色。穷得叮当响的出版社对出版教授的专著实在心有余力不足亏不起。出版社的人也得养家活口过日子。如果要出版此书只好请张先生找企业家弄万把块钱赞助出书。或者请张先生看看新华书店有什么亲朋故旧熟人老友包销若干万本……一席话说得老先生几乎心肌梗塞鼻孔冒烟。他从不跟商界打交道，哪儿去找企业家？纵使新华书店的经理是他的女婿，如今资金周转困难，也无法为他这本替古人立言的书包销若干万本。老先生很想发火。但看见出版界的熟人满面愁云穷得像要跳楼的样子，只好把满腹心酸化为一声长叹，将多年的心血劳作束之高阁。

“你看看，现在变成什么样子！最近我听人说，有一位研究古诗词的陈明源，花了十八年时间，写成一本四十三万字的《常用词牌详介》，那是学术界很推崇的书稿，一直无法出版，作者几经周折，向银行私人贷款三万多元出书。稿费分文未得，得了一万册书作者自销，这位老先生只好流浪到各大都市大专院校门口摆地摊卖自己的书，每月还要支付利息近百元。你看看，这像什么，简直是斯文扫地！”

老先生满脸惨雾愁云，抚怀长叹。

张教授还有一桩伤心事：他带的几个研究生都先后放弃了神圣的文学，一声拜拜，改行到公司开饭去了。他无奈、他惶惑、他悲凉、他寂寞。对我慨叹世风日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说得激动，老先生断言：这样搞下去，不用多少年，中国

文学将会绝种。

我是搞动物配种的，中国文学绝种不绝种与我无关。只要畜牧场里那些畜牲活得多姿多彩就行了。我不断地给他添啤酒。他喝得眼泪汪汪。我的目光盯着厅里陈旧的摆设和一台早已过时的黑白电视机，想起一句俗话：“百无一用是书生。”

到他的脸色渐渐由阴转晴，我适时地向老先生告别，说了三声珍重。后来忙着自己的差事，几乎把老先生忘了。偶尔在报纸的角落里看见他一两篇小文章，才知道他还活着。

敲了门，开门的是张太太。她过去是大家闺秀，不知为何爱上了这书呆子。听表舅说，他们年轻时曾经爱得轰轰烈烈。张太太是早已退休的中学教师。她小心地护理着家里的教授。看她的模样儿，看得出她年轻时长得挺漂亮，张教授却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美男子。他们的结合也许是才子佳人的古老故事。爱情这玩意谁能说得清楚。

她对上门的客人总是十分客气，这也是大家风范使然，纵使晚辈如我，也表现出令人感动的殷勤，忙着斟茶让位，脸上带着浅浅的笑。玲玲的长相活脱地像她母亲。

一入厅堂，耳目一新，这儿再不是寒酸落魄的教授之家。黑白电视机不见了，换上了崭新的乐声牌彩电，还是直角带遥控的。冰箱洗衣机全是日本货。一溜浅灰色沙发替换了做工粗糙的木头长椅，不知是真皮还是仿皮沙发。说不上阔，也算小康之家了。

我心想，是不是张太太有什么港台的亲戚联系上了，给他们搬了洋货来，按他们那份工资玩不转这副家当。何况物价老涨。一套意大利真皮沙发就足以席卷他们一年的工资。

一杯茶功夫，张教授从书房出来，还是仙风道骨，还是那

套淡灰色的中山装。他跟那些不修边幅吊儿郎当的文人不同，在家里也是仪容整肃，像随时准备赴宴的样子。

他神情开朗，面含笑意，刻板的脸像被春风熨过了。不再是那副忧国忧民又无可奈何的情状。

看见我，自然高兴。老年人的生活比较寂寞，何况他搞的又是寂寞的古典文学。

照例是握手寒暄。他问我是否还在科研所研究配种，我说早就不跟畜牲打交道了。现在改行在公司工作。

“公司？好！哪个公司？”他目光一亮，问。

“环球公司。”

“嗨！很大的公司吧？”他目光炯炯地问。

我说公司不算大，招牌大。时下办公司都兴大招牌。招牌大生意好做。说来惭愧，我们环球公司其实只有一个铺面，十来个人，搞些转手买卖。有个同学是高干子弟，当着我们的后盾，也挺发财的。这些内幕情况我当然不便跟老先生说，免得他把我看矮了。

“你说得也对，只要生意做好，挂什么招牌都不要紧。你这公司做些什么生意？”他饶有兴趣地问。

“除了飞机大炮，什么生意都做。”我信口开河，在生意场中混久了，不吹吹牛总觉得不是滋味。

“那——很发财吧？”

“发不了大财，发点小财吧。”对这个问题我就得掌握分寸了。

“小王，你在公司担任什么职务？”

我想不到张教授对公司的事儿这么感兴趣，好像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当个小小的副经理罢了。”我转过话题，望着厅堂里的陈

设笑道，“张老，这儿完全改观了！”

“初具规模，还不俗吧？”他高兴地说，“这些东西大都是玲玲买的。”

提起玲玲，老先生颇有得意之色。

“玲玲还在宾馆当服务员么？”

“提了，当楼面部长，最近提的。”老先生眉目高扬，神清气爽。

其实楼面部长不过是领班的角色，还是服务员那一档。我没敢明说，不想扫他的兴。

想起老先生当初为了玲玲摔杯子踢板凳的情景，我觉得眼前这位老先生有点不可理解了。

他看出我脸上的困惑，大概也想起了当年，老先生光辉灿烂地一笑。

“不可用老眼光看新事物喽！那时玲玲自作主张跑去宾馆当服务员，气得我发昏。后来慢慢想通了。不能说她选择错了。起码从经济上说，她收入高，我们两口子工资加起来还不够她发的奖金。那宾馆福利好，人活着没有几个钱，活得也累，特别是年轻人。对么？”

“那当然。有钱总比无钱好。”我附和着，说了句废话。

“瑞芬，拿美酒来！”老先生向着厨房叫。

张太太笑眉笑眼地拿出两瓶易拉罐装青岛啤酒，一盘炒花生。喝啤酒吃花生是张先生的嗜好。他今天兴致特高，先给我斟酒。边斟边说：

“这啤酒是玲玲弄回来的，她那儿是外资企业，赚钱多福利好，伙食不用掏钱，还发饮料。”

宾馆服务员的收入高于教授，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但看着老先生得意之色，我心头倒漫生出几分悲凉。我想起谁说过的

一句话：某些知识分子所谓清高，不过是嘴巴上说说而已。

我记起他那本没能出版的书，问道：“张老，你那本书能出版么？”

一提此事，他神采飞扬：“出版了！记得我带的研究生吗？有个研究生当了一家公司的经理，手头要得开。有一天来看我，谈起这件事。他说这事儿他包了，他大笔一挥，让公司赞助了万把块钱给出版社，不到半年就出书了。”

他进书房拿了一本书出来，高兴得像个孩子。他毕竟是搞文学的人，神态中还保留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天真。捧着这本用心血浇铸出来的书像捧着心爱的孩子。

他郑重地签上他的大名，郑重地把书递给我。我郑重地接过书，郑重地说了些恭贺之类的话。

酒喝得差不多了，我躬身告辞，并祝他学术研究上取得更丰硕的成果，他和张太太亲切地送我到门口，握手言别，并叮嘱我有空时务必来坐坐。

走在街上，风很凉。

（原载一九八九年《羊城晚报》）

回旋的舞步

舞 之 一

听说老张病得很厉害。一直没去看他，很内疚。

他是我在工厂时的朋友。我说不出什么理由没去看他。有些我不想去看望的人都看望了，却没有去看朋友。有时想想，自己有点不像自己了。我常常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老话来原谅自己。

朋友会谅解我的，我想。

几个月之后，他来找我。一见他瘦削的身体，缺少血色的脸，我觉得难受。

“听说你病了。没去看你。”我抱歉。

“没什么。好了。”他笑笑，笑得没有神气。

他告诉我：肝炎。累的。现在年轻人娇贵，干不惯那份粗活。工厂的工资不高。有办法的人进工厂不久就溜号。他有时一人顶两个班。人不是钢条，他说，太累不行。他劝我做事悠着点，别太累。有些事情要看透些想透些。为别人做好事是对的，可得看什么人。有些人你给他做九十九件好事好像都应该，人家不会说你好，但有一件事做得不合他心意就翻脸了。他有个徒弟就是这样。现在的道德水平下降了。有的人甚至连江湖

义气都不讲。那是手把手教的徒弟呀！他对此很心寒，觉得比生病还难受。他说。

我们感慨了一番。时近傍晚。我请他到饭店吃饭。他说今年快五十了，整天忙着在厂里干活。家里又是老婆孩子一堆事。现在到处是歌舞厅，看见满街是夜总会卡拉OK之类的霓虹灯广告。老哥，说来你也许不相信，我这一辈子还没有去过歌舞厅。不知时下的歌舞厅是啥样子。他是当闲话说说。饭后我把车开到夜上海歌舞厅门口，请他下车。

“干啥？”他看着霓虹灯装饰成“温馨情调，高级享受”八个字，呆了呆。

“请你见识见识。”我笑笑。

“值得吗？”

“无所谓值得不值得。看看吧。你不是没有来过这些地方么？”

我拉着他走进铺着红地毯的宾馆。买票。上楼。门口竖着“衣冠不整，谢绝入场”的牌子。我发现他还穿着塑料凉鞋。保安员用审视的目光盯了他一眼。他注意到这不礼貌的目光。进去后，说了一句：“这人长着一对狗眼。”我笑道：“说势利眼吧，好听一些。这年头到处都有势利眼。不能怪保安员。他们也是打工的。”

“这得花多少钱？”

“每人最低消费一百元。”

“收费那么高！靠抢么？”

“别少见多怪。还有比这更高的。”

“这地方大概是为老爷们开的。我这样的工人阶级来不起。”他调侃地笑道。

我没说什么。笑笑。

服务员送来一杯饮料。台面上一个小玻璃灯点燃一支小红蜡烛。大厅有着梦的情调。音响放音太强。豪华的装修，粗糙的音乐，差劲的音响。多数歌舞厅是这个样子。舞池里的男男女女翩翩起舞。

“怎么样？”我问。

“太嘈杂。像机械车间。”

“到舞池走走吧。我带你跳舞。”

“别出我洋相了。你也会跳舞？”

“跳舞跟走路差不多。听着音乐跟着感觉走就是了。”我笑着鼓劲。

他摇摇头，说：“这一百块钱花得太冤了。”

我无言。向服务员要了一碟炒腰果。

见了一位熟人。是报社的记者。年纪不轻了，身材很好，风韵犹存。大概是当今健美活动蓬勃兴起和化妆品促销的结果。她当年是走工业线的记者，写过不少国营大厂的职工如何艰苦创业艰苦奋斗的好文章。这类文章现在很少在报纸看到了。那些曾经风骚一时的大厂好像被报纸遗忘了。

我请她跳舞。

“好些年不见了。你现在忙些什么？”她的笑容还很迷人。

“写些短命文章。”我笑。

“现在我看到的大多是短命文章。”她也笑了，“现在你们文人清高不起来了。其实也用不着那么清高，清高的年代过去喽。做人要活得潇洒些。对不对？”

“你也是文人嘛。”

“我算什么文人，跑腿的角色。”她又说，“现在是讲实惠的年头，不是讲清高的年代。真正能清高起来的文人很少喽。有些人人口里清高，骨子里并不清高。名利场中人，有多少人清高